



岁月山河

摇橹成歌

■ 方世国

莺歌海角墩上的那座灯塔，不仅是本地渔船及过往船只的航标，更见证了莺歌海的烟雨。

1957年冬，莺歌海渔业合作社第一社的一艘渔船，在海上捕捞时遇到台风，渔船随风漂流，船上的3名渔民音讯全无。噩耗传来，失踪渔民的家属万分悲痛。每天一大早和傍晚，都有人看见其中一位失踪者的妻子携着6岁的儿子，爬到角墩的灯塔上，望着茫茫大海，双手合十，虔诚祈祷。

这名儿童顽强地长大成人。他叫吴多勇，当过渔民，赤脚医生，也当过镇干部。我认识他时，他已经70多岁的老人了。

吴多勇是1968年下海当渔民的。那时，他母亲死活都不让儿子出海捕鱼，含着泪对他说，儿呀，咱不入社，在岸上千些别的活，也能过生活。但他还是说服了母亲，走向了大海。他不懂“流水”（捕鱼的周期），也不懂放钓，钓上来的鱼不知道怎么解钩。解下来的鱼一抓就跳，从手中滑落。是老渔民手把手教他，从不懂到懂，从笨拙到熟练。

最可怕的是晕船，上船的头一两个“流水”，吴多勇吃不下，睡不着。但他坚持不下船，吃了吐，吐了又吃。渐渐地开始适应，几个月后，他就克服了困难，成为一名真正的渔民。这个时期，莺歌海掀起网具改革，老渔民把浮足的七指网改成沉足的五指网，在深海捕捞作业中获得大丰收。他脑子灵活，积极为渔民出谋划策，配合大队推广网具改革，还主动帮助队里的渔船改造生产工具。

吴多勇是一个文学爱好者，他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不少外国文学名著，如《人间喜剧》《茶花女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等。当渔民后，他还保持着读书、思考的习惯。到深海捕鱼时，撒网下海后，船上的渔民都已经入睡，唯有他，还留在船面上，枕着网具，望着星光思考人生和哲理。

吴多勇说，人们都认为海上捕鱼枯燥无味，而他觉得这是一项丰富多彩的事业。大海里有飞翔的海鸥、跳跃的浪花、过往的船只，还有渔民。东方发白时，他和同船作业的伙伴一起拉网，每当看到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挂在网上，一种劳动的幸福感油然而生。收网后，鱼虾入舱，渔民把破损的渔网修补好。这时，一大锅香喷喷的鲜鱼汤端了上来，伙伴们一边喝小酒，一边听他讲小说里的故事。

在莺歌海，老一辈的渔民个个都是唱崖州民歌的高手。在清风明月的晚上，渔船行驶在辽阔的海面上，突然从对面的渔船上传来嘹亮的歌声：

远远看见岭青青，不得心闲去看下；

山塘树籽都熟了，不得一个吃到手。

这边船上的渔民听到歌声，内心就激动起来。他们听懂民歌里的意思，是青年人打情骂俏的表达，便又有另一首崖州民歌从这边的船上唱起：

兄你放心去做海，海中海洋勿挂碍；

新流去海老流回，挂心妹人兄回来。

吴多勇搜集了不少崖州民歌，还把民歌的内容解读给渔民听。大部分渔民一闲下来就放声高歌，一天的疲劳消失了，心情也很放松。是金子总会发光的。1973年底，由于吴多勇喜欢读书、学习，又是一个热心肠的青年，莺二大队派他去海口参加培训班，学习渔业生产管理、会计学等。回来后，被安排到大队卫生所跟班，向老中医学习中医知识。1974年，吴多勇当上了赤脚医生，结束了他6年的渔民生涯。

改革开放后，莺歌海渔民解决了生活上的温饱问题，人民政府也加强了精神文明建设。1985年，吴多勇的才华被镇领导发现，把他安排到文化站站长的位置上。他如鱼得水，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才干。

吴多勇说，莺歌海渔民的祖上大多是从海口、琼山一带迁徙过来的，有喜欢琼剧的传统。在民国时期，有钱人家经常邀请海口的戏班来莺歌海唱琼剧。每逢这样的日子，渔民比过年还要高兴。那时，莺歌海人看琼剧演出也不太挑剔，“大班”的必看，“厚皮班”的也看，很多人对琼剧十分着迷。琼剧听多了，自然也能哼上几句，有天赋的还能有板有眼地学着红梅或道修的唱腔，唱完一段又接着唱另一段。渐渐地，琼剧在莺歌海的民间也流行了起来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琼剧在莺歌海又渐渐地淡出人们的生活。

几十年后，莺歌海渔民富裕了，先是唱琼剧自娱自乐，后来又掀起一股热潮，还曾一度出现过好几个琼剧班，都是一些退休人员担纲组织起来的。戏班是民间的，自然缺钱，班主便主动担负起拉赞助、买衣服、置道具的义务。演员自愿加入，且角和生角都是自愿加入的，也唱得有模有样、有板有眼。每逢年节或庆典、会员家里有婚庆、升梁之喜，他们就拉起队伍，吹拉弹唱，自得其乐。久而久之，便形成风气，成了莺歌海一项重要的民间文化。

多年来，吴多勇一直深入研究莺歌海的历史文化，很多媒体记者要了解莺歌海某一时期的情况时，都会去找他。

如今，老了的吴多勇仍在发挥余热，经常调解邻里的家庭纠纷，口碑很好。

这是一个饱满的、清澈的晴天。阳光并非夏日那般泼辣刺目，而是滤去了所有火气，醇厚如蜜，温润如玉；它流泻下来，并不炙烤，只静静地敷在人的手背上、脸颊上，暖意便一丝丝地，直渗到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去。心中那点因俗务而生的滞涩，仿佛也被这光融化了，于是脚步不由自主地，便向着那溪边的三角梅基地去了。

还未见其形，先被那片磅礴的色彩攫住了心神。那已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花圃，倒像是一场盛大而无声的交响。所有的颜料仿佛都在这里被解放了，挣脱了调色盘的束缚，恣意地泼洒、流淌、碰撞。绛紫的，是沉郁的低音部，如天鹅绒的幕布；殷红的，是嘹亮的小号，燃烧着生命的热情；粉的，是柔美的竖琴，撩拨着少女的梦境；橙黄的，是辉煌的铜钹，撞击出夕阳的余响。它们簇拥着，叠压着，从篱笆、墙垣、花架上奔涌而下，以一种近乎嚣张的生命力，宣告着存在的欢愉。

然而，人的眼睛与心灵，在经历了最初的喧闹轰炸后，总会不自觉地寻觅一处可以栖息的幽静。我的目光，便在这色彩的洪流里，被几处素白与淡青的影子温柔地牵引了去。那是些白色的，与淡青色的三角梅。它们疏疏地，静静地，仿佛自知其美，故而无需争抢。那白，不是寡淡的、单薄的白，是带着阳光的清辉与宣纸的微黄的，一种有底蕴的白，像珍藏了多年的好丝绢，光泽内敛，触手生温。

那淡青，则更令人心折，是黎明前天际将明未明的那一瞬，是雨过天晴后，窑窑上空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烟霭，薄得像一个梦，清得像一句偈语。热闹是众人的，但这幽静的美，似乎独为我这样徘徊的客者所设，在这繁华深处，为我辟出了一方安顿魂灵的净土。

脚下一条蜿蜒的石板路，引我向更幽深处去。路是旧的，被无数过往的足迹与绵长的时光，磨洗得光滑而温润。石板的缝隙间，青苔恣意地蔓延着，茸茸的，绿得深沉，像是岁月在这路的骨骼上，生长出的柔软思绪。路旁，竟默然排列着一队队废弃的石磨。这些曾经与生活最为贴近的器物，圆形的磨盘上，凿痕犹在，却已停止了歌唱。

它们像一群解甲归田的武士，将往昔旋转不休的轰鸣，尽数收敛为此刻磐石般的沉默。我俯下身，手掌贴合那粗糙冰凉的表面，仿佛能触到往昔那些布满老茧的手掌的余温，能听到麦粒在重压下碎裂时发出的、满足的叹息。它们曾参与创造生命之必需，而今，它们自身成了历史的注脚，在花影与日光下，参悟着“有用”与“无用”之间，那深不可测的禅机。

路的尽头，水声渐渐清晰起来，泠泠淙淙，如一首永无止境的古琴曲。一座小小的红砖

烟火珠崖

梅影文心

■ 麦飞燕

桥，静卧于溪流之上。砖是暗红的，在四周葱茏绿意的包裹中，像一颗沉静的心脏。我踱步上桥，倚着栏杆。桥下，溪水清浅，可以看见水底圆润的卵石，历历可数。几片早凋的三角梅花瓣，粉的，白的，随波逐流，悠悠地，打着旋儿，不知要流向哪个天涯。

对岸，一间青砖黛瓦的咖啡屋，静默在榆树的荫庇下。那榆树极老了，虬枝盘曲，几绺长长的枝条，柔情脉脉地垂入溪中，仿佛古之雅士，正以流水为弦，弹奏着无言的乐章。时光在这里，仿佛被这水声洗得慢了，黏稠了，凝成一整块透明的、温和的琥珀。

走过小桥，便是那心心念念的溪边书屋了。

推开那扇虚掩的木门，仿佛不是进入一个房间，而是踏入了一个迥异于外界的时空。一股清幽的、混合着旧纸、墨香与淡淡木樨的气息，幽然袭来，瞬间将尘世的喧嚣隔绝在外。屋内的光线是慵懒的，被雕花的窗棂与门外扶疏的竹影，筛滤成一片片朦胧的、柔和的光斑，安然地落在深色的地板上。高大的书架顶天立地，像沉默的智者，守卫着层层叠叠的、人类精神的结晶。哲学、历史、诗文、艺论……分门别类，秩序井然。我的指尖从那些或崭新或古旧的书脊上轻轻滑过，像抚过一排排历史的琴键，无声中，却似有黄钟大吕在心底轰鸣。

在书屋正堂的中央，一幅孔夫子的画像安然悬挂。夫子褒衣博带，身形伟岸，面容是那种经典的“温而厉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”。他的目光，深邃而慈悯，仿佛穿透了薄薄的纸背，穿透了两千多年的滚滚烟尘，正静静地，落在我身上，落在这书屋的每一个角落。

那一刻，万籁俱寂。我仿佛听见了泗水之畔，那随着春风飘散的琅琅诵读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仿佛看见了在陈蔡之间，那群饥肠辘辘却依然弦歌不辍的身影。一种巨大的安宁与庄严，将我牢牢攫住。这书屋，因了这一幅画像，不再仅仅是藏书的所在，它成了一座文明的灯塔，一处在时间洪流中岿然不动的精神彼岸。

我忽然明了此地布局的深意。屋外，是那烂漫到极致的、属于南国土地的、感官的、生命本能的美；屋内，是这沉潜到极深处的、属于华夏文明的、理性的、精神超越的美。那三角梅，是自然的文章，用色彩与形态，书写着生命的奔放与无常；这书籍与夫子，是人文的星火，用思想与墨痕，镌刻着精神的恒久与尊严。一外一内，一放一收，一艳一素，一动一静，它们在这条无名的溪边，完成了最深刻的对话与最和谐的共生。那溪水，便是这对话的见证者与记录者，它流淌着花开的消息，也映照着书页的光辉。

我在临窗的一张木椅上坐下，取下一本《诗经》。窗外，恰好是一株淡青色的三角梅，疏落的花影，正好印在泛黄的书页上。当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的古老诗句，与眼前这淡青色的、流淌着生命汁液的现代花影重叠在一起时，一种奇妙的感动涌上心头。时间仿佛失去了它的线性维度，古与今，文与质，天与人，在此刻完美地交融。我读了几行诗，赏了会花，感觉自己，也在这静谧的交流中，被悄然充盈，被深刻地抚慰。

日影渐渐拉长，颜色也从金黄染上了赭红。夕阳的余晖，为书脊、为桌椅、为夫子的画像，都勾勒出一道温暖而神圣的金边。我轻轻合上书，将身心从那悠远的意境中缓缓收回。

起身离去时，脚步放得极轻，生怕惊扰了这满室的清梦。

重回室外，暮色如一张淡蓝色的薄纱，轻轻笼罩下来。那些白日里灼灼逼人的色彩，此刻都已收敛了锋芒，沉入一片温柔的、朦胧的灰蓝之中。唯有那几树白与淡青的梅，在渐浓的暮色里，反而愈发清晰起来，像一颗颗自行发光的、温润的星辰，不耀眼，却足以照亮归途。

我来时，携着一身都市的尘埃与内心的浮躁；我离去时，感觉整个灵魂都被那溪水洗涤过，被那书香浸润过，被那圣贤的目光抚慰过。那潺潺的水声，依旧在身后流淌，它带走了这个下午，却将一片梅影，一缕文心，永久地种植在了我的心田。我知道，往后的岁月里，每逢烦闷困顿之时，我便会想起这个晴日，想起这溪边，那一片喧闹中的幽静，以及那间小屋里，跨越千年的、永恒的安宁。

樵村漁浦

水蛟村的新意

■ 黄道娟

风一吹，水蛟村便像睡醒了一般，一天一个样儿，在大地上铺开了一张绿茸茸的田园画卷。这张画卷里，有一座长长的小桥横亘在一条农用小溪上，像一条彩带，飘浮在绿色的原野里，曲折蜿蜒，蜿蜒着伸向远方，一直往天边铺排过去。

立冬后，三亚的水蛟村就跟过年似的，满田满畈都披上了绿衫子，活脱脱一个瓜菜大擂台。到处是油汪汪翠生生的，成了绿色的海洋。放眼望去，村口那五百多亩田地，一块搭着一块，挤得满满当当，没有一星半点闲着的，每一块地都收拾得服服帖帖。日光下，所有的瓜菜都卯足了劲儿，在各自的赛道上，抢着往上蹿。你看那豇豆真长呀，一条一条直溜溜地垂下来，密密匝匝的，好像一张门帘垂吊在藤蔓上，微风一吹，荡秋千似的晃悠。还有那油光锃亮的尖椒，一嘟噜一嘟噜的，像年节里挂的鞭炮，每一根都攒着劲儿。最可爱的是那深紫色的长茄子，足有尺把长，胖嘟嘟的，活像老一辈人用的紫铜烛台上插着的大蜡烛，沉甸甸地压弯了枝。这铺天盖地的绿啊，那么深，那么远，那么沉，看久了，仿佛化成了清凉凉的绿汁，悄无声息地渗入你的内心。很快，这些瓜菜将会被采摘销往省外，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美味。

一座小桥，横亘在一条灌溉用的水渠上方，既美观，也不占地。为田园增添了几分诗意。桥是刻意打造的，钢架结构。桥身被刷上了彩色，叫彩虹桥。桥这一头连着村道，另一头钻进田地间，若隐若现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一条彩龙在绿野里游动。它成了村民散步打卡、情侣约会的好去处，也成了年轻人的田园摄影基地。

来到水蛟村，自然会上彩虹桥走一走。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。”大片大片的绿意在眼皮底下荡漾开来，一层又一层。桥这边是稻浪起伏，桥那边是瓜菜鲜灵。一棵棵稻秆青秀挺拔，长叶子支棱着，一串串灌饱了浆的稻谷，穗子低垂，米白色的，像姑娘们戴的串珠链子，密匝匝的像绒毯，一眼望不到边。远处，高高低低的小楼，掩藏在椰树林中，若隐若现。说笑声、鸟鸣声、犬吠声忽远忽近飘过。好一幅浓淡相宜的田园山水画！

田里，有三三两两的村民正在拾掇自家的园子。一位在菜畦里忙活的大爷，直起腰，瞧见了我们，咧开嘴笑了，露出被烟熏得发黄的牙。我们和大爷打招呼。他随手从地里摘下两根头顶黄花、嫩得能掐出水来的黄瓜，扔上桥来。在他身后，一条大黄狗摇着尾巴，在田埂上欢跳，要得起劲。恰逢周末，桥上往来的人多了，有的村民干脆把刚采摘的瓜果蔬菜直接摆在桥上卖。有的菜摊前空着，无人看管，旁边立着二维码，拿了菜，扫码付钱就行。

村道旁有一大片秋葵地，秋葵长得有半人高，风一吹，层层叶子翻动，好像绸缎漾起的水波。粗壮的秆子上开着小喇叭一般的淡黄色花朵。植株头顶刚冒出来的嫩秋葵，顶着个尖尖角，五条棱线清清楚楚，在日头底下泛着细软的绒毛，煞是可爱。一位母亲正领着孩子，拿着长长的弯刀修剪秋葵。把老枝叶削掉，把老的秋葵也剔下来。只见她手提弯刀，在秋葵的棱线上轻轻一刮，青碧的外皮就卷落下来，露出里头白玉似的芯子。吃了这些年的秋葵，我今天才知道，秋葵是可以收两茬的。一些留在枝头上的老秋葵，变成深褐色的旧豆荚耷拉在低处。有的裂开了口子，露出茭壳里小珍珠似的籽儿，像是庄稼人留给这片土地的记号。我掰断一只老秋葵，黏糊糊的汁液从断口慢慢渗出来，凝成透亮的胶疙瘩，像伤心的眼泪，又像是倔强的生命里，最后鼓起的气泡。

晌午，我们钻进村子里一家“漫时间咖啡”的小院子。这是一个用旧院子改造成的咖啡小院，三两间淡得像水墨画的青瓦矮房，门窗朴素，几棵椰子树，三两株果树，围成一个小院。一个圆拱形的装饰花门上，三角梅开得泼泼洒洒。椰子树之间拴着吊床。树底下，摆着几把用槟榔杆做成的椅子。我点了一杯咖啡，躺在吊网上，悠闲享受这难得的惬意。

开咖啡店的小伙子前些年在广州打工，眼见村里这两年发展好了，便回村创业，把自己闲置的院子拾掇出来，照着年轻人喜欢露营的样子，改造成了咖啡小院。开张后，有客人把视频发到网上，水蛟村毗邻三亚凤凰机场，凭借优势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。

傍晚，我们踏上归途。回望水蛟村，暮色中，彩虹桥的灯光次第亮起，与“漫时间咖啡”院里飘出的缕缕香醇，交织成这片土地温暖而明亮的夜色。它们静静地诉说着这里的今日——既扎根于泥土，虔诚地守望着季节的轮回与丰收，也敞开心怀，从容拥抱生活的新意。



《山海寄豪生》(雕塑)

张睿作

风物写意

时光的诗人

■ 明斋

有位哲人曾说，那些习以为常的器物，就是我们生活的见证者，是“时光的诗人”。是的，在纷繁喧嚣的现代生活中，总有一些物件，能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停下匆忙的脚步，静下心来聆听时光流淌的声音。

于我而言，居家生活中常用的座椅、卧榻、饭桌、书案等，便是这样一群伴我终生的沉默而深情的“时光的诗人”，这些用木头制成的家具，或粗糙，或精致，它们以独特的语言，记录着岁月的痕迹，见证着生命的成长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记忆的画卷，首先在童年的院落里徐徐展开。那个用老槐木制成的矮凳，便是我最早结识的“诗人”。它静静地伫立于庭院里枝叶繁茂的石榴树下，表面已被粗粝的岁月磨得光滑。每一次放学回来，或帮助爷爷从田里锄草归家，就会稳稳地坐在上面，喘几口粗气，喝一杯凉水，读五六页新书，做三四道习题，伴我度过了稚嫩的童年时光。

邻家的秋千架下，也有着不曾忘怀的故事，那粗糙而坚实的秋千，托起了我整个童年的天空。盛夏纳凉，特别是月色皎洁的夜晚，每当我小伙伴轮流在秋千上欢快地荡起落下，耳边是清风的抚慰，脚下是木板的温实，还有那“吱呀、吱呀”的声响，天籁一般低吟浅唱，诉说着少时不解愁滋味的欣悦。那声音，如同一首首质朴的童谣，承载着我们最纯真的笑声，也记录着最初对于快乐的定义。

时光流转，我也逐渐成长。堂屋里那张老旧的餐桌，便成为了最暖心的陪伴者，它由沉实的枣木打造，纹理清晰，色泽温润。多少个清晨，我坐在桌前，吃着祖母精心准备的早餐，一边回味着水煮毛豆或玉米馍馍的清香，一边对着桌面上弯曲有致的纹路出神；多少个夜晚，阖家围坐在餐桌旁，分享着一天的忧欢——爷爷曾在特殊的年代为生活叹气，祖母曾因我得了

奖状而欣喜。当然，岁月也在桌面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划痕，那是现实生活留下的符号，也是亲情凝聚的纪念。这张枣木做成的餐桌，默默地承载着家庭的温馨，也陪伴我度过了居家侍亲的少年时光。